

中山詩話
溫公續詩話

竹坡詩話

二老堂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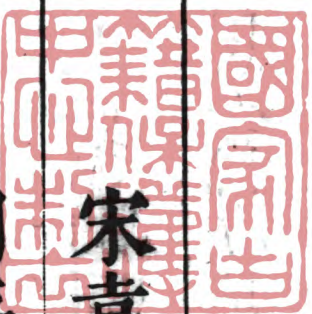


山詩話

宋袁州劉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劉子儀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

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
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
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
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
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
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
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
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
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
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岡勢司空
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
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
頃蘇子美遂用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作七言

中山詩話 二
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
已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
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
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

俗云豚出則有

風又曰食啗蝦魚頗肥腩

譏其肥大

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

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

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
可掩口寧可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
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
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箇似童兒沒井埋盆作
小池直諧戲語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
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切中初
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
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

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
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閔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
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

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

歲暮自桐

廬歸錢塘僕以爲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閔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
誅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於鐘樓云遶寺

千千萬萬峰忘第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

打曉鐘孫僅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

僧呼行者潘已云去

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頡頏張揆叔文亦新

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土座王密於

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

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晒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

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居甘泉坊善謳

賣藥者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圍墓

者以憨著李乃國手而神思昏濁人呼為李憨子裁幞頭者以枹

著李家幞頭天下稱善而必與人乖刺歲久自以枹李呼作詩者以豁達

著豁達老人喜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

怒訴官杖之拘執使市石灰更打此數人因勝

漫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晒之

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

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誼高價忠直三朝
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
籠_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
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
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
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據水
寫呂字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

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
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
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
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
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
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

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
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
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搏撻至此聞者歡笑大年
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
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
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却爲
流螢下詔書子儀画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
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
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
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
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
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
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趨飛揚
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歡

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
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
間語句尤多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
東野與退之聯句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
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
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
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澁初到
貧家舉眼驚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
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
人不用斯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
云尖簷帽子卑凡斯是也白曰金屑琵琶槽雪
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皂鵬寒始急白
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
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

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

先後無易

有依韻

同在韻

有用韻

用彼韻不

必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

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迴丹楓霜葉稀孤

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隣家漁未

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

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

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

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

也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

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

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

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

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神所馮自稱仙人字善數品

形製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

瑞葉落人間說云天上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

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

蟠虬常謂綸為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

曰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

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惜然無知嫁為

廣陵呂氏妻

鞠反為之實以毛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城蹋鞠晚唐已

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

毬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

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

反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蹶後立多時柳欲

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

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再拜者三每拜毬

起復於背脊幘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

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越多賤人能之每見
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
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
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窈蒼
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
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
試客分題僻綦爲饒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
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
詩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
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藥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
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
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
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
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
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
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索翎
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祈判館
集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

叔戲改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
下驀地趨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
之云多羅四十乎偶未識摩氈時西戎唃氏
子名摩氈近

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刁嘗爲王宣
政作墓銘

以古文篆

隸加標軸密挂刁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步
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挂此已數日矣
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眎之笑曰交不着

京師市號為錐宋為其穎利而么麼云贈詩曰

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

有毛遂塚聖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

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比旂當為芹

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為蒸虫為塵丹青

之青為萋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為歌荆楚以南

為難荆為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

如何仰之采高會攷官同里采中選荆楚士題

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峰巒旋旋添反讀添為天

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

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

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

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

矣一坐皆笑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
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
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
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
容身以譏在位者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
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
浹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
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
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論人而從舟楫乎或者
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蒸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
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
堅牢特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甕堤土人
欲以巨甕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甕重不
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
然治河皆有甕堤形似甕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
隳斷屨補穿履履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
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
琤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
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
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
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

李翱詩曰縣君愛塲渠遶水恣行遊鄙性樂山
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漾清流所向
旣不同塲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誰爲幽
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爾而習之
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倚撫糞壤
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
日合烏頭負外郎上官似嘗勸石少傅

中立慎

緘石勃然曰上官必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
 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
 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
 材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
 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駟儉今謂牙非
 也劉道源云本稱玄郎主玄市唐人書玄為牙
 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万千為撇非訛

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

堯佐

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

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
 政者往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
 名從者誤側硯汗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
 笑失聲若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齧臂血
 流

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

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
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
賣物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
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謂南市中
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
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
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
幕其人魯戇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乃甫爲
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厭熟京師人貨香印
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
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論

梁周翰真宗卽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
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
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
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
聞之背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

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

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日夜宴設邏厚盛也臣

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

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

極主大笑遂為醕觴漢史有檠木白狼詩譯出

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

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

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

不使纖微迂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

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

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李詩

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

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耻効樂

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

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
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爲
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
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
響代編磬所奏在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
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

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

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
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
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
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
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
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
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

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
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
何莫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官游今郡守蔚然
疑在立談間後莫偕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
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
聞中山相乃屬放麕翁放麕本秦西巴孟孫氏

之臣謂之中山亦誤矣唐韓皐鼓廣陵鼙
謂毋丘儉諸葛誕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
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
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爲
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羗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
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
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

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

一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

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僊姑不飲食無漏泄世傳其神異岳州天

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僊姑云雷部

夫婦二人長濶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

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

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

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

曰黃六大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

最佳英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

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

陶令歸來為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

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

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

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

向慈恩寺裏遊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

突入湍家湍即捉殺之湍對尹云律云豬無故

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為別市

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

師南歸士大夫率為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
 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為詩寄二
 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
 青山更招隱且畱賢哲為蒼生鄭公在朝數為
 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
 羽單卑棲豈敢礙鶴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
 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

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
 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
 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
 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為警
 策

唐人飲酒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為白
 傅詩云醉翻襪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為
 令者即白傅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

繼承者辭之搖首接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送在窰前初以陶瓦乃爲令耳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

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纔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牀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昇飯牀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隣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
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臯
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
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
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
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
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
不能歸卽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

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
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與
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
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
屨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
傳後何必減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授書郎無夢
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

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疑自比李少君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絕欲屏居山中十餘歲自以爲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歉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煮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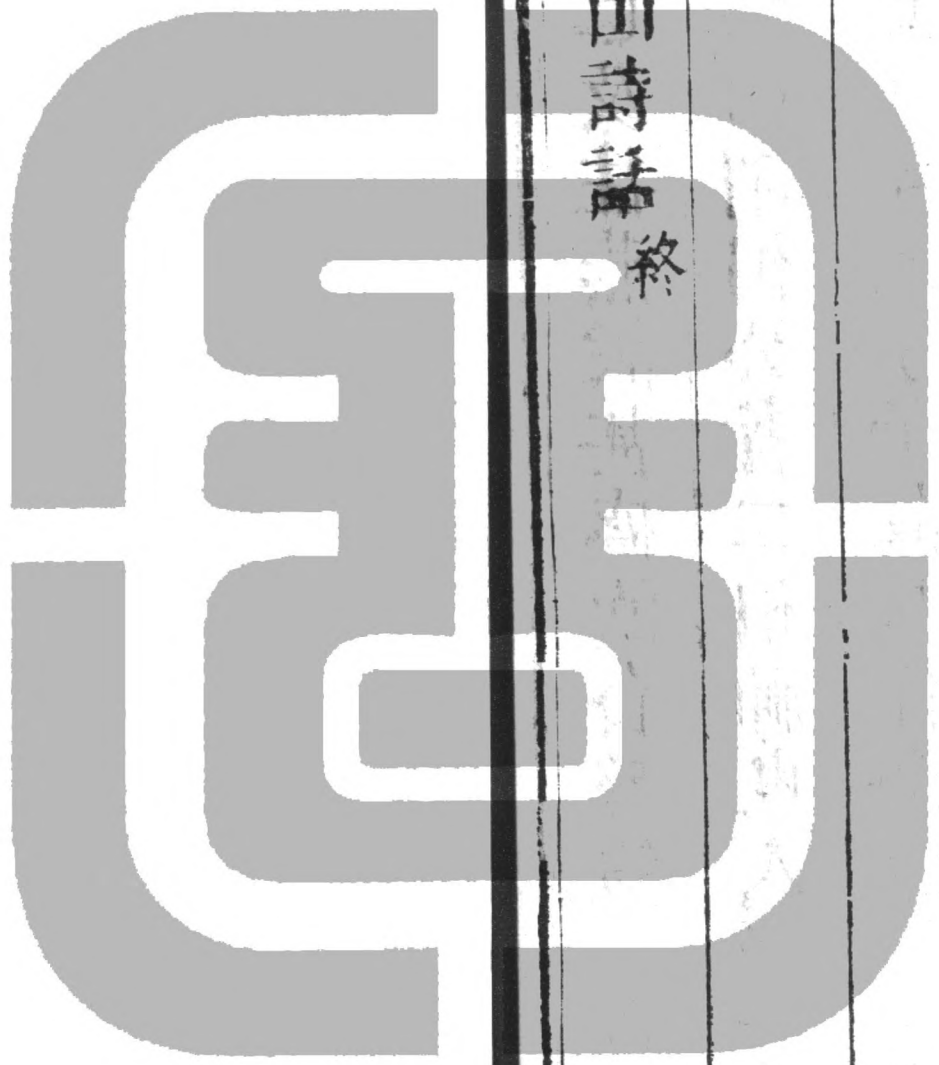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嘗汎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

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旣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予予故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貢父一字公非與兄公是同登慶曆六年進士一時齊名貢父尤以博學著劉斯立初登

科自負多聞謁貢父。所稱引皆斯立所未
 知自乘屈服晚年遊館學摹倣公羊最工有
 集六十卷惜無傳身湖南毛晉識

中山詩話 終



竹坡詩話

宋宣城周紫芝少隱撰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
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
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
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之甲
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又讀趙德麟侯鯖謂

綠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
杳冥此尤可笑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黃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
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鑿兒所來耶王履
道詩不見牛鑿黃叔度卽尋馬磨許文休語雖
工然牛鑿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

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
甚久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

錢塘時聰方爲行童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
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
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
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
做得一個和尚是年聰始爲僧東坡詩云君欲
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土人言河
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
踐蹂令稍疎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牛所以富餅

餌也

維揚之擾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宛陵與其鄉人
相遇作集句云楊子江頭楊柳春衣冠南渡多
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
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
鄉爲問淮南米貴賤其敘事有情致爲可喜近
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唯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
傳如雨荒深院菊風約半池萍之句非不切
但苦無思耳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
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
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
驂騮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軍
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
也

竹坡詩言 三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
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註邑連江戲作小詩
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
上爭些子笑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
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
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
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卽日求得之一見其

而順之名出矣余留錢塘七八年間有能誦順
詩者往往不逮前篇政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
使其止於此亦足傳也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隣
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
作一絕句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
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
者大笑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爲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字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甚明大抵五字詩其邪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怪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笑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曰欲子砍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爲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士大夫學淵明作詩往往故爲平澹之語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豈無雕琢之功蓋明玕謂竹清瑤謂水與所謂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者異矣

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因記頃年在辟雍有同舍郎澤州貢士劉剛爲余言其鄉里有一老儒能效諸家體作詩者語皆酷似効老杜體云落日黃午峽秋風白帝城尤爲奇絕他皆類此惜乎今不復記其姓名矣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隲一詩王荆公嘗爲之書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歡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真賀梅子也方回乃將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功父髻

而鬚故有是語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之句人皆以爲奇絕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然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爲人所稱耳

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携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卽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此又以爲揚文公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爲僞耶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晒簷瓦黃團繫門衡黃

團當是瓜萋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瞋目思之如秋晚徑行身在村落間杜少陵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然比退之頗是省力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天無千歲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天乃是刑天無千歲乃是舞干戚耳

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書誤繆如此不可不察也

樞密張公嵇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詩有風味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公賦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襯細裙從今不入襄王夢翦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也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

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
乃用胭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
花着雨臙脂溼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
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
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
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
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
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
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
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
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
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
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

妙作詩正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大梁羅叔共爲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荆公親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

住費盡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小
伶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画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荆公平生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言荆公詩如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等篇皆平甫詩非荆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壻故嘗見之耳叔共所見未必非平甫詞也

竹坡詩言 十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喬雲龍茶詩所謂喬雲
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
矮紙作鉅軸書如拳許大字畫飛動可與瘞鶴
銘離堆記爭雄政和甲午攜以示李端叔端叔
和山谷韻又用此韻作詩見貽且跋其尾云元
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
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居兩
日聞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中爲余口占

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此詩相
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于
卷尾是日太旱久不雨而雨黃昏月出已而復
雨紹興兵至姑谿詩帖兩牛腰併與山谷墨妙
爲之一空

李白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白云人生不滿
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
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

爾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句公權但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耶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
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
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
換世傳此詩爲花藥夫人作東坡嘗用此詩作
洞仙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藥以自解耳不可不
知也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溼之句欲以全
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
衫溼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
白髮新公大喜

梁太祖受禪姚垺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

竹坡詩話 十二
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垧曰向在翰林號爲
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垧
爲急灘頭上水船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
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
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
昧手也

東南之有臘梅蓋自近時始余爲兒童時猶未之
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

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谿元夕見之僧舍中
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
賞凭朱欄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兩等看
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
傳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詩陳叔易記云得於
管城人家冊子葉中一詩洪炎父記云得之江
中石刻又五詩謝仁伯記云得於盛文肅家故

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所錄要之皆得於流傳安
得無好事者亂真然而如巴西聞收京云傾都
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又云尅復誠如此安危在
數公又舟過洞庭一篇云蛟室圍青草龍堆擁
白砂護江蟠古木迎權舞神鴉又一篇云說道
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此決非他人可到其爲此老所作無疑

西湖諸寺所存無幾唯南山靈石猶是舊屋寺僧

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
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
也其詩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峰幾疊煙雲登携
孰以爲侶顏寓李甲蕭耘後好事者譁之前一
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是洞賓與
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比郭恕仙善
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是神仙也

東平王與周爲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谿

翁者一夕有鬼題詩竹間云墓前古木號秋風
 墓尾幽人萬慮空惟有詩魂銷不得夜深來訪
 竹溪翁世傳鬼詩甚多常疑其偽為此詩傳於
 與周鄉里必不妄矣鬼之能詩是果然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
 公天官書天一鎗楮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
 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
 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

以工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
 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
 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
 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
 成黃金手不能為此也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
 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

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
晴鳩却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
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之語膾炙天下殆二百年東坡晚年在

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
參橫昏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文潛
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此雖未

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政和間余
見胡份司業和曾公袞梅詩云絕艷更無花得
似暗香唯有月明知亦自奇絕使醉翁見之未
必專賞和靖也

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二語話極怪譎
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
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又如鐵佛聞
皺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大似鄙陋退之何嘗作

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辨
有數貴人遇休沐攜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
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
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
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
也

羅叔共言頃歲錢塘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以業
屨爲生得金卽沽酒自飲往來湖山間數歲矣

人無知之者一日爲寺僧修屨口中微有聲狀
若哦詩者僧怪而問之葛生笑曰今日偶得句
耳問之乃云百轉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
花自是始知其爲詩人世之露才揚已急於人
知者聞斯人之風亦可少愧矣

詩人造語用字有着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
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
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着力道處不惟語稍

崢嶸兼亦近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
自與水相連爲微有蘊藉然非知之者不可以
語此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作兩頌以
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
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法度法
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平
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

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衰
造平澹余以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劉元素名博文與余爲同郡其爲人靜退有守好
作詩而語不妄發內子朱賢而善事其夫每舉
案齊眉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韻得
柳眉其詩云青眼相看君可知精神渾在艷陽
時只因嫁得東君後兩淚相看是別離詩成坐
客皆不悅後數日而其妻亡蓋詩識也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
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
功父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
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予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
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
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時

詩中用雙疊字易得句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嘒黃

鷓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

鷺陰陰夏木嘒黃鷓摩詰四字下得最爲穩切

若杜少陵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
無端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則又妙不
可言矣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
易他人書画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
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
無疑此贖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

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予遊濡須識次翁之孫侃爲余道此

杜牧之嘗爲宣武城幕游涇溪水西寺畱二小詩其一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回崑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束此詩今載集中其一云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樓此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乃

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梁乃是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鱸玄鯽浙玉炊香秔語固奇甚魯直云庖霜刀落鱸執玉酒明船雖依

退之而駸駸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輒能書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解悟如此蓋得觀音智慧力也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無一字不可人意其敘開元一事意直而詞隱擘然有騷雅之風至一千九百餘年際會三萬里農桑之語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與稽阮輩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

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敘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敘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處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蓋謂孟東野也余嘗讀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於過情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
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
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
辛苦爲誰甜

東坡性喜嗜猪食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
州好猪肉價錢賤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
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
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

後讀雲仙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
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乃知此老雖煮
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福唐黃文若言南徐刁氏子字麟游十歲賦竹馬
詩云小兒騎竹作驂騮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
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客
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蓋文章早成古人有
之然亦人所忌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作戲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銀燭秋光冷画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流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

側多工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

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慘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何也

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

文昔爲忻州守間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旣至
祠下必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
景文景文閉閤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一日
於廣坐中謂一掾曰天帝當來召君吾亦當繼
往坐客皆相視失色已而掾果無疾而逝劉亦
相繼而亾云後一日死而復甦起作三詩乃復
就瞑其一云中官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
鳳舞往往芝木華揮手謝世人聳身入雲霞公

賦詠天海我非世人譁其二云僊都非世間天
神繞樓殿高低霞霧勻左右蛇龍徧雲車山嶽
聳風輦天地顛從茲得舊渥萬物毫端變其三
云從來英傑自消磨好笑人間事更多良上吳
宮爲進發千車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曰
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

馮均州爲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
有婦人歌小詞於廊廡聞者就之不見其詞云

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
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猶逐曉雲愁行
人莫上望京樓或有聞而錄之者姑蘇士子慕
容崑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崑
卿悲哭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
視之乃其妻旅襯所在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
傳以爲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

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僮
求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
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
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
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壁間絕高處
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
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
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爲愒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迂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丞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關請以誥朝奉迎又京適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遂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白之節昔人所高矯枉太過則其弊遂至於此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

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近時高
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甚知觀嘗作遊俠曲云
雪擁燕南道酒闌中夜行千里不見讐怒須如
立釘出門氣吹霧南山雞未啼腰間解下聶政
刀袖中擲下朱亥椎冷笑邯鄲乳口兒此篇詞
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之室耳至莫惱翁
篇云穀垂乾穗豆垂角雨足年登不勝樂烏巾
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盃翁自酌翁醉不知秋
涼兒捋翁鬚孫撼牀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情
遂與文昌爭衡矣

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爲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
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嘗
見其親藁其後題云此篇効張文昌而語差繁
乃知其喜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倉前
村民輸麥上車槐陰下其樂洋洋也晚復過之

則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
樂府之遺塲頭雨乾塲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
半歸倉廩半輸官免教縣令相催迫羊頭車子
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槐陰涼清
嚴官吏兩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單
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具飯一年
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射狐且兔歲蹉
跎百壺社酒相經過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
籬况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
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
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
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
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
之意乎

黃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

雲相待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畱是有翁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陳無已詩云鄉來一辨香敬爲曾南豐則陳無已承嗣輩和尚

爲何疑余嘗以此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撫掌古今詩人多喜効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好花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一詩云藤州三月作小

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須憶昔昇
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
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與夫山中
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人
空識矣崔德符通羊道中詩所謂翠裘錦帽初
相識魚虎彎環略岸飛是也余至興國數月郡
去通羊二百里猶未及識詢之士人亦無識者

每誦德符詩想像一見而已

張文潛中興碑詩可謂妙絕今古然潼關戰骨高
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之句議者猶以肅宗卽
位靈武明皇旣而歸自蜀不可謂老於蜀也雖
明皇有老於劔南之語當須說此意則可若直
謂老於蜀則不可

楊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誦於當世後之議者紛紛
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惟陳去非一詩有譏有

評而不出四十字楊雄平生書肝腎閑雕鐫晚於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於玄賴有一言善酒箴真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萬言必未能出諸此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此詩可謂絕妙一世

但夢中安能見郢樹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烟如此却似穩當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子蒼爲一字師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錯

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
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
而身已在刀山矣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拆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常偃畫古
松詩則云我有一疋好束絹愛之不減錦繡段
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爲直榦子美乃有
餘絹作畫材何也

余嘗戲作小詩用少陵事云百尺寒松老幹枯常
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
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爲我一捧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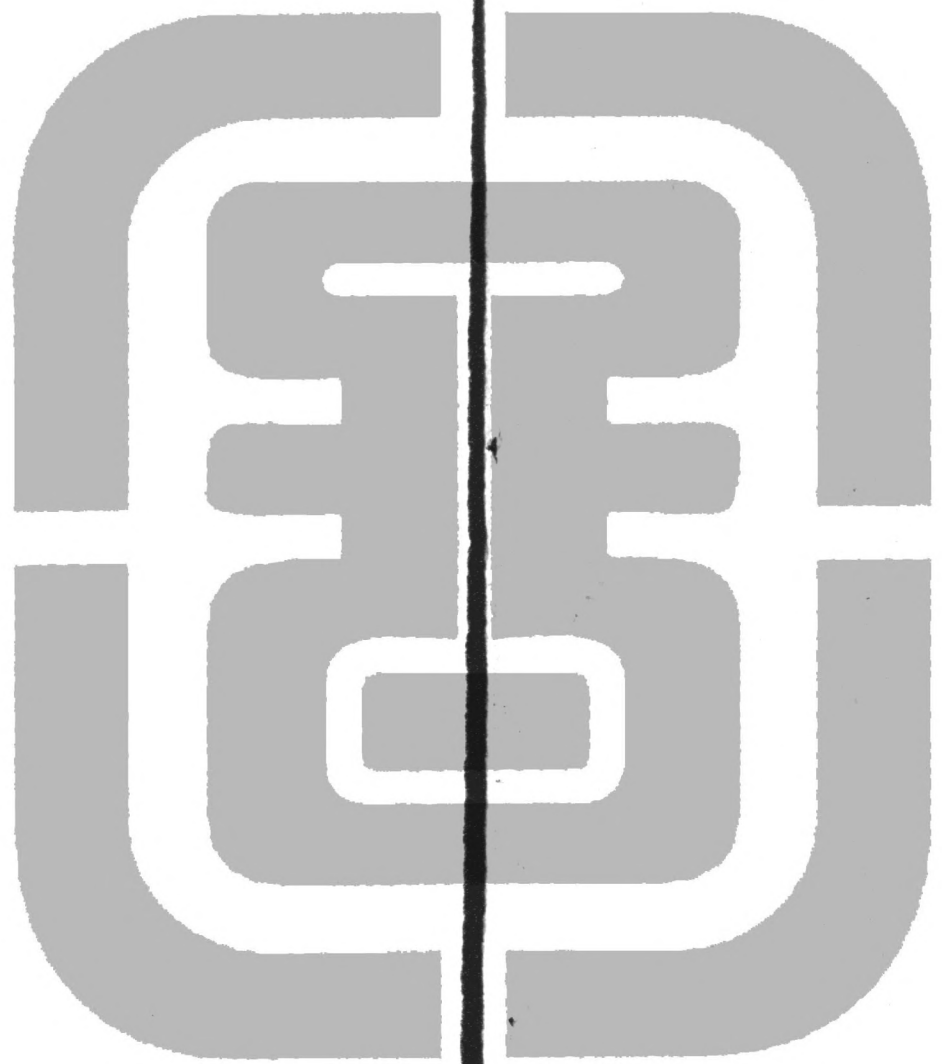
當合上卷一則

今日按譙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爲
兒時先人以公真藁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
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
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
耳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

謂宣城疊嶂雙溪也

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
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
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
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
素改作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
惡字豈可令人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
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爲瘦飢當時果有瘦
飢二字此老則大段窘也

余初時見公集名太倉稊米悟其宋景太倉
急貽一塾師免從胡元任禁話中見升坡爲
則愛其言惟漢之函款可喜後從塾師索太
倉稊米已化作紅腐矣惜我童習之覲面失
一竹坡也但如刑夫毒于戚之類法之借爲
累作新評未免貽議于僑輩焉湖南毛晉後



二老堂詩話

宋廬陵周必大子充撰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陶淵明山海經詩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

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東坡立名

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玉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

誥出知黃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榜下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子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孫何榜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外任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爲知制誥至道乙未遷內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三年丁

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州二年己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也且易簡已爲執政而死其妄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或爲他日之識其後隆興癸未予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值省試本衝同知貢舉屬壽皇銳意幸金陵便欲進發留予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闕出身從官而虞井甫爲相雅不欲用予時方遣泛使奏留予撰

二老堂詩話
三
國書命翰林王曠知舉中書舍人趙雄同知此外
惟沈夏有出身以予侍兼臨安旣不可差乃趣召
李衡爲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不肅鎖院終旬
日趙雄丁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戌春予爲翰
林學士上已點定而趙温叔爲相密奏云殿試臨
軒當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部事乃就下
差權禮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實三入
不知舉也

劉禹錫淮陰行

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鳥飛驚五
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
一色船頭火銅鑲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
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啣尾趁檣竿宿
食長相見隔浦望郎船頭昂尾憶憶無奈脫萊時
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
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律也惟無奈脫

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
作挑萊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水生挑萊菜渚恐用此
字

唐酒價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社酒速宜相
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證然白樂天為河
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
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着錢又古詩

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以
實價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
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
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睡舉殘盃此詩殊未覩
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宴宴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
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荀鶴詩集今悟樊川是父師各唐風

光武廟左衽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常為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

為左衽悔不聽臧宮意亦可取

康輿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西喜臺因記康輿之在高宗時謔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滄浸倒東籬茱萸胖黃菊溼蓋蓋落帽孟嘉尋翳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都道不如歸為之一笑輿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個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木芙蓉詩

唐人袁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詩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嘗語客花多固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爲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其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

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藥花攀玩衆所爭折
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
固知輕字爲勝

辨人生如寄出處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
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
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
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察雜誌乃引高僧及高齊劉

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爲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
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
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
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閣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
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
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卽出方轉照壁

衛士卽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真出處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
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
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橐薦希真深達治體有經
世之才靜退無競安於賤貧嘗三召不起特補迪
功郎後賜出身歷官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
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刪

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
寺少卿益久廢之官也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
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
着眼看蓋希真舊嘗有鷓鴣天云是清都山水郎
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勅累奏畱雲借
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
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
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刊詩海遺珠所書甚

略而云蜀人武橫詩也未幾秦丞相薨希真亦遭
臺評高宗曰此人朕用橐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
閣豈有始恬退而晚奔競耶其實希真老愛其子
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唐藩鎮官屬入局

杜子美爲劔南叅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束縛酬
知己蹉跎効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
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爲武寧節度使

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
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
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
牧之固不以常禮也

後見洪邁容齋續筆
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雅頌

楊子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
晞正考甫矣蓋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
宣王故正考甫晞之而作商頌是則楊子以闕宮

之頌爲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爲賦序皆有
奚斯頌魯僖之言蓋本諸楊子也學者謂闕宮但
曰新廟奕奕奚斯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楊子爲
誤以予觀之奚斯旣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
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
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
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常自
稱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楊子之言必有所據

後見

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
亦以爲相承之誤非也

顯仁皇后挽詩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
梧野啓母祔稽山無一字閑蓋顯仁初以賢妃從
徽宗北狩其後祔徽宗葬會稽之永祜陵虞妃爲
徽宗也啓母爲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
予進挽詩取法焉其二云生年同藝祖謂創業中興
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慶八

十一
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陸務觀說東坡三詩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功業平生勤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文詩真本所謂大筆推

君西漢手一言寘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文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太尉挽詞予誦魯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候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

象務觀云韓子蒼常見魯直真跡第三聯改云屬
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爲勝而曾吉甫獨取
前作

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
北方以行以形故列子直以大行山爲太形又如
居姬與以高俄等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
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却注云音

居其他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
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
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豪
何曹荷戈亦相間而用云

記夢

予少時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爲叢竹所蔽殊不開
爽堂下皆古柳鴉噪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翻障
月木老只啼鳥意謂竹本清虛延貯風月今反窒

塞如此種木不棲鸞鳳徒能集鳥以聒耳似譏其
主人也後數年爲金陵教官初入廨舍則廳下及
門外古柳參天鴉鳴竟日廳傍小書室叢竹蔽虧
恍如所夢

皇甫湜詩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
遠詩譏其猗撫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
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

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
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
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
成一隊中行蘇預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

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
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
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

何人知徙倚如有賴

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

老人十物

朱新中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物謂不記近事
 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
 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
 出寒即出丁巳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
 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
 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物也嘗錄

寄朱元晦朱大以為然請予足成之遂貼兩句去
 自矜口口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為致中
 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
 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
 以綾絹求東坡荅云幣帛不為服章而以書字上
 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

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

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真案至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真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卽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予瞻先已被繫予晝

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詎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鐫詰之語

辯歐陽公用金帶事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為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為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道着予謂近世邁往凌雲

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嫌金帶重望湖海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為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絕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足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按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頲集與英華略

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

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

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游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

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

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睿詞後

一聯云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雜詠作微臣復

何幸長得奉恩私切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

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

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

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

清風肅肅搖牕扉牕裏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

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

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

併葉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

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

肥其妙如此

金鎖甲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

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

雨為金所鎖鎗卧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

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謂隋文帝

賜張奩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

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乃引陸氏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巴土皆紫芝之語予按符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絨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為鎖子甲言其相御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百篇踈失如此何耶綠沉為精鐵則不待辨矣

筍薺詩用斤賣事

紫芝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

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予按二詩各因筍薺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綻葩二字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按譙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

宣城時某為兒時先人以公真藁指示某是時已

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

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

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止層臺謂宣城

也溪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

主人來此篇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莫惆

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

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

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

令人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

起乃易疲瘵為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

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

也至引櫻桃欲綻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

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不應

見杜子美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

無根常見日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古今詩人

亦多有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眇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緲蓋韻書未見眇字爾或改作渺未知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仍其舊而注此說于下

米元章書無量老人詩句

余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入是西

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程祁陳從古梅花詩

政和中廬陵大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薦力辭與程唱酬梅花絕句展轉于首識者已歎其博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哀古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在漢晉未

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
唐詩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
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
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
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千
篇云

記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詩

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

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葉蓮花池連
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岩精巧天成
中途斷崖絕壑傍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
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
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書堂一峰玉立有
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
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按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
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宗

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條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霞腕條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亦文作勅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勅爲赤而已

辨杜詩閱殷闌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畱夜宴詩臨懽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覲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園杜詩本云畱懽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關字似閑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閑又不任韻卞氏本妙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降天今杜詩既

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降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旣桃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戲舉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爲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側聲人

謂難對予云鴻雁行行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糧借雨爲禹涼爲糧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髯吏部爲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戶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爲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趣對云姚憲遠提刑蓋借姚爲遙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吏部尚書兼

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書或又曰尚書講尚書亦詩句也屬余對之予曰行者畱行者坐中復大笑

紅綾白苧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闕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拋白苧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紅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一麾出守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
檜劄子奏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
國撻懶有講和割地之義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
旣而兀朮戕其叔撻懶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
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兀朮變和議果矣臣
請爲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
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居爲社

稷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卽乞罷免以
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
至有旨依奏右張嶠代作嶠元任司勳員外郎五
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
法慧寺門云商湯爲太甲孔聖作周任蓋誤以伊
尹告太甲爲相湯而論語載孔子道周任之言今
直以爲孔聖也

辨歐陽公釋奠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留守
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達云
省題詩集只云釋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
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
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專指漢事非惟演也
當從省題予答云省題所印如秋彌之類乃官中
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況諸本元有早赴府學
二字書坊傳會勦之耳其云昔齒公卿日嘗聞弦

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

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
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
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
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
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
呼爲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
王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

二考堂詩話 二十八
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容輕授鍰非清望又無大功
深爲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街大
勅之後者茲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
稱呼之明證達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王十李三

紹興二十七年御筵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溫州王
十朋爲之首其鄉人吳已正綴末特奏狀元則福
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已正有詩舉

與不忍看王十回看猶欣見李三

鳩芹詩

蜀人縷鳩爲膾配以芹菜或爲詩云本欲將芹補
那知弄巧成

子免一字弘道集中載襍著述二十三卷詩
話其一也所載不迤卅餘則多翻駁前人如
唐酒價及斤賣云々必進竹坡詩以一等但
載劉賓客淮陰行五字本集止四首末篇云

云本集作統那曲詞如多奈脫某時山谷謂
不可解子充疑作桃李時引東坡詩句澄之
余攷賓客集作多奈晚來時清淮春浪軟令
讀者粲然姑存之以俟博洽君子湖南毛晉
識

二老堂詩話

終

續詩話

宋陝州司馬光君實撰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
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
常至日盱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
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堦下梧

桐影映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
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
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
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閔
常諛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
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
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

島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
通邁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
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
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
尤其暴諛不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
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
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爲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勳門賜立戟詩云凝峰畫旛轉交鏃

彩支繁范景仁云曾見真本如此傳欽聖作迎風畫旛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蘇州進士丁偃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

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
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雁
詩云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
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
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雁薛嘗暑月詣其
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幞
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
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
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曲盡梅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
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
南文士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
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寇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
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真宗

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
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
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
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
許野又嘗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
却來平地作神僊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
盡一腹餒何妨又竹杯投詩云吉凶終在我反
覆謾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

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有妻
喜栽花活童誇鬪草羸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
非急務也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窻
下有殘燈仲先旣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大
甚故改葉爲藥不唯壞此一字乃并一句亦無
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雖
如貌古道不似家貧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
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澹於秋遠陌初窮見渡

頭猶賴丹青無處畫畫成應遣一生愁豈非狀
難寫之景也

丁相謂善爲詩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
其警句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
少時好蹴鞠長韻其二聯云鷹鵠騰雙眼龍蛇
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蹶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
一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又嘗爲江

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
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爲人膾
炙

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
渺煙蒼蒼菰蒲纒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
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
枝鳥夢搖詩家零落景采石合如樵

龐穎公籍喜爲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委積日不廢三

兩篇以此爲適及疾亟余時爲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嘗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下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着寬袖鶴褰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臥白驢號章獻太后上僊羣臣進挽歌數

百首唯曼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曰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卑長樂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勅敵

詩云并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

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
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
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劉槩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有氣節舉進士
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野原山去
人境四十里好遊山常獨挈飯一甕窮探幽險
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

畏虎豹蛇虺富丞相甚禮重之常在府舍西軒
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
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誤人四
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

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美暢諸

暢一云當

二詩

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
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熬作胡蘆巴又詠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褻

楊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爲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蓑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爲長水尉朴嘗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

人從捷徑過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
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郵用兵
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復修故事羣臣和御
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
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
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
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
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上爲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
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
春圃枯棹閑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宦者王紳劾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
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
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
到天明寶慈皇太后宮名也太后幸景靈宮駕
前露面雙童女詩曰平明彩仗幸琳宮紫府僊

童下九重整頓瓏璫時駐馬畫工闡地貌真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
山玉泉寺于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
者劔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
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峩眉懷
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
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自謂
得聖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貧無妻兒不應舉

常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猶苦
遊人往來多徙居萬安山屏絕人事專以治經
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非
笑之交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
范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
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
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
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歲

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
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
所不能用也

嘉祐中有劉諷都官蘭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
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
賤隱几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
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書皆爲時人所

傳誦

大名進士耿僊芝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
地澹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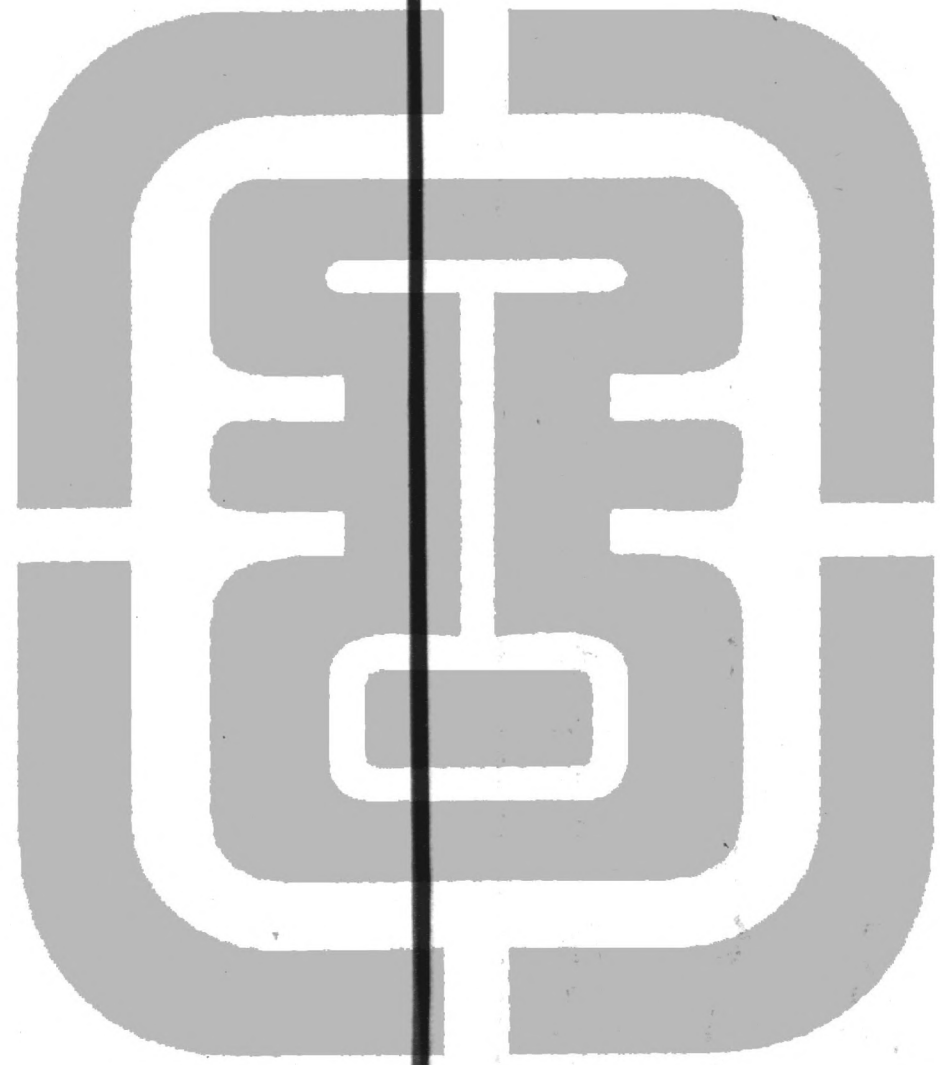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
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
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猶
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爲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

續詩話

及古詩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Chinese, located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faint rectangular stamp.

